

備倭圖記 槩李記

備邊屯田車銑議 倭情屯田議



中華書局

備邊屯田車銃議

趙上楨著

備邊屯田車銃議

進本

趙士楨
纂

士楨、里貫無考，據是書，爲明世宗時人，而逮事神宗者。

文華殿中書臣趙士楨謹奏。爲恭進防邊奇器，并陳末議。以張國威。以裕國用事。臣本草茅。幸際聖明。承乏清切之地。供奉筆硯之間。分量既滿。飲河桀遇復逾涯。深自宜雌伏。敢望雄飛。惟此狗馬竭忠酬恩之志。憂盛虞明之心。由挫抑而愈銳。愈堅。卽毫末不忍居人之後。竊見歷年國家不經之費。適與帑藏匱乏相值。仰庶聖心。憂切宵旰。臣夙夜思維。究其所以。乃知武事不講使然。因窮竭心力。矢志咨诹。頗得經國要領。敬將所製車銃。繪圖著說。并抒屯田車銃二議。恭進御前。倘蒙用臣屯田之議。每歲太倉可贏百萬。用臣車銃之議。每歲額費可省百萬。非臣創自今日。臣九年之前。請開天津各處之田。六年之前。請用神器。器具式恭進。奉聖旨。圖器著進覽。道所奏該部看了來說。欽此。至今不行題覆。近見巡撫汪應蛟奏稱。天津開田有效。則臣屯田之旨。幸驗矣。巡按楊宏科極口退敵全賴噲盜等銃。臣請用神器之旨。幸驗矣。兼之敵使入京之時。臣請募南北丁壯二萬。乘屯田之機訓練。以防有事。不行題覆。卒致征調驛騁。坐費太

倉千萬及敵人負約譏戰。臣審朝鮮形勢。疏請省騎用步。兵部覆題。不妨錢騎並用。泗川之役。爲騎所累。致損人馬一萬七千有奇。并陸續倒死官馬數萬。是又足徵臣言不幸之驗。大都宇內財力兵力。雖與國初不同。若得善於用兵用財之人。悉心料理。卽倉卒亦易措辦。惟神器一節。非歲月不能遽成。臣感時觸衷。輒敢敬申前說。伏望皇上勅下戶、兵、工三部及都察院。并協理戎政。尙書詳加會議。屯田之策。車銃之法。如果富強有裨。先從京營教習。然後行之。九邊如係誇詬虛無。捕捉風影。治臣欺誑之罪。如以錢糧不敷。臣見東事方起之時。錦衣指揮許潛祥疏請捐銀五千。以助軍餉。事平尙未輸納。又查先年備倭營請銀三萬。營伍裁革。尙有餘銀。見貯府庫。儘足以供一營三五千人車銃之費。是又鞏固神京。建威消萌一大機構也。爲此具本親賛奏聞。

防邊車銃議

臣聞有國大事。無如治民。用兵以正。治民以奇。用兵正處常而奇處變。處常易而處變難。故明王英辟。爰以兵爲奇道。非學難能。急遽難辦。講武農隙。除器萃聚。甚至任權貴謀。挾數用術。亦未嘗緣治安而諱言焉。承平日久。武事不講。邊防則日陵月替。邊餉則日盛月增。東隅連殞大帥。西陲時肆跳梁。國家之神氣何如也。百姓奔命於外。帑藏告竭於內。國家之元氣何如也。臣聞國初九邊歲額百餘萬。成弘間二百餘萬。世廟時旋增至三百萬。今四百萬矣。司農一歲所入。僅足邊費。竊計癸巳以來。西征東援。兼之黔蜀用兵。約費二千餘萬。八年之間。通共九邊年例。至六千萬。是一年貢賦止供半年之用。自今兩宮幸已落成。

三殿又將興作。南北干戈甫戢。而倭奴復生讐端。各邊強敵爲我寇讎者。蹂踐疆土。戕刈人民。爲患不必
首矣。然有素稱恭順。奉我約束者。恣睢睥睨自矜。我利其款而畏其變。挾市挾賞。歲增一歲。暴戾驕橫。日
甚一日。卽其情形。雖云禍機攸伏。猶可窺測。至於據有富饒之地。近并猛骨。哱囉部落。結撫臣。怒小歹青
輩。以爲聲援。納我逋逃。瞰我單弱。陽爲輸款。陰蓄異謀。天幸用我華人。襲姓者爲謀主。此人不忘宗國。未
致遽發。萬一老死爲患。倘不在元昊之下。諺云。以勢交者。勢盡則疎。以利合者。利盡則散。同類尙然。況在
異域。無威以攝其中。徒以利誘於外。恃款忘備。眞厝火積薪之下爾。試觀國家財用。若此其詘。邊費若彼。
其鉅。此何以故。武事不講。兵制久弛。軍實難討致之也。夫絕利一源。用師十倍。臣願今日邊臣。責任在身。
一其心志。講求戰守制取之法。反短制長。因敵制勝。臣願今日邊臣。事權在手。毋狃故常。痛懲野戰非策。
儲自衛殺敵之器。周禮理財。先出後入。臣願今日邊臣。顧恩澤已急。公務使軍實可討。夫如是。則談
笑可以制敵。防邊之能事畢矣。臣請舉其戰守制取之法。自衛殺敵之器。緣斯二者。以得節省財用之故。
實非創自臣之臆見。勦說一皆本之經史。參之韜鈴。又非窮兵黷武。召禍啓釁。亦不爲增兵增餉。勞擾海
內。重困目前。惟原額之兵。用器加其膽勇。原額之器。設法加其利便。足成攻心伐謀。不戰屈人之術爾。惟
皇上賜垂聽焉。從來敵強。宜避其銳。求掩其長。斯可言戰。方稱得策。自古禦邊得策。無如成周。以兵制用
車故也。降而漢晉唐宋名將。如衛青以武剛自衛。深入絕漠。馬隆用偏箱。復通西涼。裴行儉之制突厥。符
彥卿用以拒馬。破敵陽城。岳飛創刀牌以禦兀朮。吳璘制壘陣以當撤離罕。率得制取之法。神明變通。發

爲殺敵之器。因以收其功效。未有爲暴虎馮河之謀。而能成安內攘外之烈者。大都易地宜車宜騎。騎兵人須膽勇敢。鬪馬須馳聘便捷。弓欲勁以服。矢欲準而疾。刀欲利而輕。甲欲堅而適。是皆敵俗服習。獨擅其長。我兵所短。爲今之計。無如用車自衛。用銃殺敵。一經用車用銃。俾人不得恃其勇敢。馬不得恣其馳騁。弓矢無所施其勁疾。刀甲無所用其堅利。是敵人長技。盡爲我車銃所掩。我則因而出我中國之長以制之。凡遇入犯之時。可以速戰。則憑車束伍前拒。以壯士卒之膽。用大小銃砲險勢短節。相機擊打。以張軍聲。伺其來鋒。稍挫我之勝氣。益盛。再以大砲噴擊。火沙火箭攢射。用促兇威。兇威既促。卽以火鎗火鎗諸器。出衝車外。敵馬見火。必致驚亂。一經散亂。以騎兵用馬上火器翼弓矢。短兵乘之。倘或敵至百步之外。見我陣堅。遽然郤走。我兵不須遠逐。止以鳥銃火箭坐追車上。猶可殺敵於五六百步之外。如未可戰。以車聯爲壘壁。附長器重器於車上。麗輕器銳器於車後。敵若衝我。用信砲布鎗蒺藜於車外。以鳥銃藥弩更番而守。治氣伺隙以出。隙未可乘。一意守定敵之老營。以騎兵雜步下輕器。迭相救衛。隨其遊騎。向往使不得分搶。畫則架望樓於營內。以遠器遙擊。坐纛標竿。用奪敵人之氣。夜則以火箭火毬擾其營帳。使人馬不得休息。其性莽而不耐。其馬不宜内地水草。求戰不得。肆掠不能。然後設法以致之。多方以誤之。此兵家制取四裔要機。但邊臣未之思耳。昔晁錯謂下馬步鬪。中國長技術之以車。有所憑藉。得以盡其所長。似與徒步者異矣。射疎及遠。中國長技。以鳥銃爲射疎及遠之具。似與弓弩有加矣。矛鎗戈戟。中國長技。鎗鎗益之以火。似與疎昔戈戟有加矣。此皆粗淺易知易見。絕無微妙玄遠之機。足聳觀聽。

究其實則有不神之神在焉。臣見孫子論兵，惟言情而不及性。吳起雖曾談及，然亦僅止中國。今誠能揣摩邊庭人畜之性，參酌彼已強弱之由，損益器具利鈍之節，除器以時訓練以法，上下相信，人器相習，日惟閉關鎮之以靜，敵人聞之，自當寒心落膽，尚敢萌狂逞之念哉？消兵減餉，當虞士卒鼓噪，省騎用車，亦虞馬能鼓噪乎？馬既價多，歲有草料之費，病死餓死跑死射死之患，邊軍時有喂養之勞，賠補之累，車爲有腳之城，不秣之馬，省費無患，用之三年，各邊馬價草料可以漸減，強半兼之，兵精可以用寡，用寡則邊費不待撙節而自省。此爲理財，理出之法，數年之後，府庫自然充實。不惟國家神氣爲之益張，卽元氣亦因之轉王矣。若夫車銃功效，不必遠稽前代故實，自弘、正以至于今，上下百年之內，耳目聞見最真者，文臣如余子俊、曾銑，武臣如郭登、周尙文，俱各以車自衛，以銃殺敵。嘉靖間大同右衛聚敵十萬，結聚不散者三月，督臣楊博用廢閒老將尙表之策，馬步僅足九千，以火器布列車上，更番而進，三日圍解。近年右屯衛一銃退敵，竟保危城七里沙灘之戰，以車翼銃，南北馬步萬餘，當敵數萬，先斃探騎，再殺其酋，竟自退遁。朝鮮撤回之兵，留防義州者，不滿千人，戕斧破缺，身無片甲，適敵萬餘猝薄城下，以火器更番擊打，醜類被傷者以千計，不敢深入而走。延綏報讐之衆，苟非降倭烏銃打傷酋首，其流毒又不知何若。由此而觀，卽無節省財用之機。車與烏銃，目前亦宜亟取講究，況兵可強而國可富，各邊之寇足以坐制，乃竟漫然視之，可乎？祖宗典制，屯營之設，神樞以車，世機以銃，事廢法弛，追遡厥初，未嘗不重也。比者都御史溫純著有利器圖解，總督邢玠一見茲書，卽露章極稱火器制敵之便，綠玠白首行間，洞悉軍

中器具兼之提兵異域有鑑倭奴烏銃非無所試而云然者臣又伏思因循積玩之後泄泄風靡之時俱
唉思至圖幸能知思患預防深信火器之利者惟純興玠耳卽有鼎鉉樞筦主持於內總督撫臣鼓舞於
外非藉皇上大奮乾斷昭示風勵一齊衆楚誰肯以身殉國久稽邊庭任怨任勞建此轉危爲安之策哉
然又有援房琯自諉因舉以折人之言車戰者殊不知有治人而無治法有必勝之將而無必勝之民若
琯拘局原非英雄才略之輩兼值事起倉卒以不教之車徒當謀定之勁敵初鮮勝機於車何尤自古及
今以車致勝者屈指十常八九取敗者不過十之一二奈何不以丈人長子自命惟以僨師敗將自處豈
緣承平日久天性委靡于逸樂心機拘泥于宴安明知古人用兵之害不知因害求利善可師不善可資
此機一轉勝算握之掌中三返晝夜用師萬倍良有以也又有謂京營蘄鎮之車具在畢竟無用臣愚以
爲造車者必知運用之法斯輕重得宜致遠不泥用車者必知造作之故斯利害洞然臨事無患造之於
不知車制之官付之於不能用車之將是兩無當矣大槩用兵尙變制器求宜呂望扶胥衝突未嘗不利
也井田旣廢秦人易爲小戎衛青武剛致遠未嘗不便也冒險轉戰馬降倣爲偏箱卽三將軍諸大砲最
爲陷陣利器祇緣用之不得其法時有迸炸之患幾致廢棄如欲車銃之制傳之百世無弊用之九邊俱
宜車須求合地利險易之形戰守進止之節銃明陰陽相勝之機五行相克之理立畫一之法定經久之
規設置科條時常講究真宗社億萬年之勝算疆場千百世之金湯矣議者又有謂敵騎飄忽靡定車恐
備左不能顧右防後必致遺前似非完策不若鍛騎爲便臣愚以爲楊素弛車暴鬪誰不壯之自衛攻人

之旨臣亦有解於中者舊矣祇緣各邊防敵盡屬用騎未聞殺伐用張時見兵餉告急數年已來太倉不足那借太僕太僕難支搜括各省各省既盡動及老庫夫宇內物力十七竭於防邊求省防邊之費又欲士伍無譁藉令良平運謀必不外車戰之法況今日之車附以鳥銃進攻退殿緩急自如陷陣混圍危難不畏其縱橫馳騁闔闢張弛之神殊異疇曩誠能隨時變通三事迭相爲用儘足爲目前省費之媒埃及有楊素之流樹旄九塞然後盡廢車徒火器專用鐵騎未爲晚也先朝余郭諸臣所用不過舊日之器近日退敵亦不過日本鳥銃若臣所製較舊器則數倍其利較倭銃則便利倍之緣臣得之祕傳參之載籍正之素經戰陣之人南北戰守俱宜晝夜陰晴可用有奇正備于一器有遠近盡可制人分之則循環無端合之則猛烈具足啓二儀久闕之機發五兵未盡之利然臣輒敢自信者蓋有見於養山基蠻衛之流不過巧能穿楊力透七札遂足稱雄一時顯名千古茲器洞甲十有餘重無異拉朽命中數百步之外直似承蜩誠能行臣之言數月之後穿楊透札之士求千得千欲萬得萬萬人之中挽弓二石者今求一二尙難其人付以新製之弩強挽二石者萬人可得數千器具俱在有目共見似非淬銛鍔於舌端繪神奇於紙上謹於萬曆二十五年條上用兵八害內及番銃蒙兵部覆題令京營具式轉送工部製造奉聖旨是京營無式臣敬捐貲造銃四樣於二十六年五月內具本恭進奉聖旨圖器著進覽這所奏該部看了來說欽此至今未經題覆或者疑臣假此以赴功名之會其言未必可信殊不知臣之悃誠原爲目前財用訛乏邊情緊要非此器不足以制勝爾陛下試觀方今之世受國厚恩者人誰不愛其家不惜其財乃臣

以一生辛勤耕筆之餘，千金坐散而不顧。人誰不愛其身，不惜其力？乃臣以蒲柳孱弱之軀，備極勞苦。孳孳矻矻，恆窮年而罔卹。臣非病狂喪心，作此無益。又非素封之家，借博名高。臣何苦乃爾？緣臣自有真知灼見，累驗於前。兼之狗馬報主赤心，又不因齷齪卑瑣，罔識君臣大義之徒，百方挫抑，減其堅銳。惟冀茲器仰寬皇上宵旰之懷，用竭臣銜結分義。臣行年五十，閱世頗深，豈不自揣資格拘於時勢，建樹限於孤寒？徒恃區區一技之長，憑藉忠義，望今人以古道哉？臣雖至愚，必不敢懷妄想也。敬將續製諸器，具本恭進，伏乞皇上轉念老羸不禁尾閭之洩。太僕難塞漏卮之資，公交私困時事可虞。惟得器可致兵強，兵強斯望國富。國富庶百姓得獲休養，國家億萬年靈長之盛，在陛下採納轉移之間。宗社幸甚，蒼亦幸甚。臣趙士楨謹議。

國家歲費最鉅者有三：宗藩祿糧、九邊額餉、漕河歲修。天潢日就繁衍，宗祿百倍往日矣。邊備日弛，軍實難討，額餉亦數倍往日矣。自去年河決歸德，直走潁泗，滔天之勢，震驚祖陵，運道爲梗。歲修今年又不知增至幾許。兼之三殿興作，種種不經之費，接踵相望，漫無紀極。藉令桑孔持籌，似難爲力。冷局么麼，不有真灼之見，敢爲大言以熒惑觀聽乎？然紳大夫尤宜亮我。夫天地泰寧，國步惟康。士大夫坐享昇平之樂，追崇祿廟，賞延奕葉，橫玉拖金，乘軒列鼎，其安富尊榮，皆士楨一途夢想不到之境。窮竭心力，以盡狗馬顧主分義，更何覬覦而云然哉？試觀楨自供奉周廩以來，綠袍槐簡，一官廿年不移，計積資得從大夫之後，尙須二十餘年。遙想此時，箋笠冠裳，泉臺人世，具未可卜。若欲自食其報，何不以

俸錢賜金並我耕筆所穫求田問舍美食鮮衣聊復爾爾以終我天年之爲快也萬一不加見亮或謂是夫也何工於謀人而拙於謀己況勢決江河滔滔皆是天實爲之謂之何哉楨自宜九頓受教惟謹如謂位卑言高效鑿越俎謀之不臧無當於用是賢豪長者是與國爲仇以自貽同氣後日之難何足阻抑士楨又何得爲楨僇辱乎